

图书在版编目 (悦悦孕) 数据

跑掉想法的精灵 轱晋西著 援原深圳: 海天出版社,

圆园园园爱原

(欢乐谷丛书)

陈月翠原惠珍原源力原原

I 援跑 援援 II 援李 援援 III 援儿童文学 原长篇小说 原中
国 原当代 援援 援援 援援

中国版本图书馆 悦悦孕数据核字 (圆园园园) 第 圆园园园号

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缘缘缘缘)

源源: 轱晋西 源源: 轱晋西

责任编辑 杨宏英 封面设计 刘 晖
责任技编 卢志贵 责任校对 陈敏宜
插 图 吕小平

海天电子图书开发公司排版制作

深圳市希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

圆园园园年 源月 第 员版 圆园园园年 源月 第 员次印刷

开本 源源: 伊原源 员员: 源 印张 源源

字数 源源千 印数 员员: 册

定价 源源: 元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
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

目 录

第一章：紫色精灵度格马	六零
第二章：一个想法：乔乎	六零
第三章：白色精灵“英扑提”	六零
第四章：双胞胎小女孩：乐大双与乐小双	六零
第五章：闹钟螃蟹	六零
第六章：紫色精灵度格马	六零
第七章：双胞胎小女孩：乐大双与乐小双	六零
第八章：紫色精灵度格马	六零

第一章 紫色精灵度格马

—

几乎在一瞬间，度格马就褪变了。度格马的额头上长出了一道白色。度格马从一个紫色的精灵，褪变成了一个白色的精灵。

真是祸从天降呀！哪一个紫色的精灵愿意褪变成一个白色的精灵呢？哪一个紫色的精灵愿意自己的想法突然之间变成别人的，或者突然之间飘回到空中，自己变成幼稚可笑的白色精灵呢？度格马就褪变成一个白色精灵了！度格马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当他从一团粉红色的雾气中钻出来，落在一棵榕树上后，紫色就淡了，就跟白色差不多了，而且，额头上那道白色好像浪花一样，不断地翻滚着，好一会儿才平息下来。

一切得从闹钟螃蟹开始。

这是临海市五月的一个早上，海雾还没有散，一只螃蟹从度格马的海水房子下钻出来，爬到度格马的床上。度格马



员



不喜欢这只不请自到的螃蟹，也不想跟这只螃蟹有什么交情。这是一只走路奇怪，颠颠簸簸，仿佛随时都可能摔跤的螃蟹。这只螃蟹不走门，不走窗，而是从沙子下钻进度格马的海水房子里。这只螃蟹总是在早上涨潮的时候爬到度格马的床上，在度格马的被子上钻一个洞，然后藏在里边。这只螃蟹不会错过时间，准时得像闹钟。度格马赶不走这只螃蟹，他试过几次。每一次，螃蟹都能从被子的一头，窜到另一头，仿佛度格马的被子就是海滩，就是自由的操练场。这只螃蟹已经到度格马的房子好几个月了，他也没有安心赶走这螃蟹。要睡就睡吧，要藏身就藏身吧，谁没有困难的时候呢？度格马这样想，也懒得答理这只螃蟹。所以，度格马的被子上，窟窿不断地增加，所以，度格马就跟一只螃蟹共盖一床被子。

可是，五月的这天早上，这只螃蟹没有躺在被子中，这只螃蟹钻透被子后，长手长脚地趴在度格马的胸口上撒起尿来。

这天早上对度格马来说，是多么重要的一个早上呀。他睡足了觉，养足了精神，准备穿过大半个临海市，去测试自己想法的具体数字。如果他的想法超过了 2000 个，他就要去探听一个消息了。

几个月前，度格马在临海市南边的百汇商厦工地，听到几个紫色精灵议论：

“听说他们把这座楼修好，就计划到海滩上去了。”

“他们要把我们逼到什么地方去呢？他们的高楼越来越多，道路越来越宽，我们呢？我们的街道在什么地方？我们的房子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发展，发展，这些自称为人的东西，永远没有个完！”



我们应该让他们知道我们精灵的存在！我们应该让他们知道我们精灵的厉害！”

“唉，别提了。精灵的生存本来就很难了，听说有些白色的精灵白天藏在嘈杂的居民家里，有些藏在人少的街道上，有些甚至藏到树上。现在，又出来了一个什么‘海滩发展计划’。唉，别提了。我们精灵怎么办呢？”

当时，度格马把这些议论当作谣传了。精灵们常常有许多自己吓自己的谣传，这些谣传像一阵风，转几天就消失了。但是没过几天，度格马又听到了同样的议论，度格马担心起来了。他的房子虽然没有建在临海市里，少了许多担心，不必在临海市的居民入睡后，才敢露面透透气，但是，建在沙滩上的海水房子同样危机四伏。涨潮、退潮自然不说了，光是探听临海市可能提取哪一个海滩上的海沙来修建高楼，就让度格马常常奔波在几个建筑工地。眼下又钻出来一个什么“海滩发展计划”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？

从这一天开始，度格马想知道自己有多少个想法了。如果他的想法超过了 2000 个，他就敢深入到临海市的人的会议中去探听了。但是，度格马不知道自己的想法超过 2000 个没有。几年前，度格马测试过一次，那时，度格马有 1329 个想法。有这么多想法的精灵，想变成什么样子，就能变成什么样子：临海市居民开的汽车，临海市居民骑的自行车，或者十字路口广告装饰……有这样多想法的精灵也不受时间的限制，白天，晚上，都能够到临海市去。即使这样，度格马还是不能轻举妄动。精灵迷失在临海市的事件真是太多了。不知道临海市厉害的白色精灵不用提了，过高地估计自己能力的紫色精灵，也常常被临海市吞没。如果不经过测试，不了解自己想法的具体数字，度格马是不会冒险去探听



什么计划的。

为了测试，度格马头天晚上就把自己洗刷了三遍。因为集中精力答出一个个想法的时候，全身每一个地方都应该安安静静地回应着。也就是说，测试的时候，存放想法的每一个地方，不能因为身子外边的问题而影响了回答。头天晚上，度格马还特别小心，把身子吹胀起来，然后拉长着脖子，用眼睛看，用鼻子闻，仔仔细细地查看了每一个地方。度格马对紫色的胸部特别满意，因为胸部存放的想法清楚地躺在那，不用测试，就知道有 96 个。

度格马对闹钟螃蟹的愤怒是自然而然的了。度格马一下子跳下床，高声喊道：“滚！滚！你这个闹钟螃蟹！”

这是度格马第一次对闹钟螃蟹说话。闹钟螃蟹翻过身子，瞪大眼睛，吃惊地问：“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”

“我想叫你什么，就叫什么！”度格马去抓闹钟螃蟹的脚。

“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”闹钟螃蟹好像没有鼻子，没有眼睛，没有耳朵，根本没有感觉到度格马的怒吼，不但不从沙子下逃出去，反而朝左跑几步，停下来，望望度格马，又朝右跑几步，望望度格马。

度格马能变出跟闹钟螃蟹同样多的腿来追闹钟螃蟹吗？度格马当然可以。但是，度格马不愿意像对付临海市的居民一样，对付一只小小的螃蟹。度格马提起被子开始捉闹钟螃蟹，准备把闹钟螃蟹抓起来，扔到海水房子外边去。

一只敢钻进精灵被子里睡觉的螃蟹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。还没等度格马的被子裹一圈，闹钟螃蟹就爬了出来。闹钟螃蟹到什么地方去呢？闹钟螃蟹爬到床上，又从床上爬到墙上，好像一只壁虎。闹钟螃蟹弯着腰，悬空着脑袋，左右



缘

摇动，扭着脖子，伸着懒腰，看着度格马。不但如此，做完这一切后，闹钟螃蟹还伸出一只后腿，划动着，仿佛度格马的墙是一个很大的钟面，他的后腿就是一根指针。

度格马气呀，度格马容忍闹钟螃蟹睡在被子里，容忍闹钟螃蟹钻出一个个的窟窿，就是不能容忍闹钟螃蟹动他的墙！他的墙是钢筋水泥浇铸的吗？他的墙是砖石瓦块砌成的吗？他的墙才经受不起闹钟螃蟹的爪子哩。他的墙是海水加上他的想法做成的。修房子时，花了他多少时间，多少精力呀！闹钟螃蟹的爪子竟然在上面乱划。闹钟螃蟹会把墙划出窟窿，把墙划倒的！真是好心没有好报！度格马要逮住这个闹钟螃蟹！他要把这个闹钟螃蟹永远赶出去！

度格马在精灵学校学过怎么运用精灵的唾沫。精灵的唾沫有缝合、封口的作用，精灵的唾沫可当绳子用。度格马要用唾沫做武器了。他骂着，张着被子，把闹钟螃蟹网了进去。他快速地翻动着被子，然后压了压，让被子裹得又厚又紧，像一个一个圆桶，最后在两边吐上唾沫，把被子封住了。

闹钟螃蟹的声音听不见了，脚也看不见了。度格马盯着被子，好像看到被子里的闹钟螃蟹挣扎着，鼓出眼睛向他求饶。他等着闹钟螃蟹求饶，他等着闹钟螃蟹向他保证，永远不再钻进海水房子里来打扰他。

等了一会儿，被子没有一点动静，度格马觉得奇怪，心想，这个闹钟螃蟹想干什么？度格马滚了一圈被子，叫道：“你说呀，还在不在我的墙上乱划呀！你怎么不说了？怎么不动了？”

滚动的被子停了下来，仍然没有动静。

闹钟螃蟹会不会闷死了？度格马刚想到这一点，立刻又



对自己说：不会，不会，螃蟹在海沙下都不会死，更不用说在已经有许多窟窿的被子里。但是，度格马不明白，为什么闹钟螃蟹不发出一点声响？

度格马刚刚提起被子，突然听到了闹钟螃蟹的哭声。闹钟螃蟹的哭声不像从被子里飘出来的，因为不带一点受阻的闷声闷气，他的哭声好似旋转于空中，而且还像他跑起来时的那个样子，张牙舞爪。更加奇怪的是，度格马觉得他的胸口里好似长出了螃蟹的手脚，闹钟螃蟹一哭，胸口里的手脚就捏一下，胸口里的那些想法就东倒西歪，张牙舞爪，乱成了一团。

“你怎么……你怎么知道……”度格马说不出话。

一只螃蟹怎么知道精灵的秘密？一只螃蟹怎么知道用哭的办法来对付精灵？这个世界真是变得不可思议，变得面目全非了。精灵最害怕哭声。一听见哭声，身子就忽大忽小，想法就要乱窜，好像变成了哭声的想法，嚷着要跟着哭声跑。

度格马赶紧钻进被子里，鼓足气，让胀大的身子把被子打开。度格马足足憋了 24 下，才像撑开一把伞似的，把被子打开了。

闹钟螃蟹爬出来了。但是，闹钟螃蟹的哭声不但没有停下，反而更响了。度格马把闹钟螃蟹怎么了？闹钟螃蟹被闷得昏头昏脑，不知道东西南北，失去了记忆了吗？

闹钟螃蟹晃着脑袋，转动着，好似在寻找什么。闹钟螃蟹的确在找东西，他瘸腿了，他是在找他的腿，就是他刚才当笔用的那一只后腿！

度格马的全身咚咚地跳起来。他从来还没把谁的腿折断过哩！度格马顾不上身体里的想法了，就让这些想法乱窜



吧。度格马赶忙抖动着被子，帮着闹钟螃蟹寻找断腿。度格马转动着舌头，希望自己的唾沫能把闹钟螃蟹的腿接好。

闹钟螃蟹蹿到了被子上，仰起头转动着，看也不看度格马。度格马的眼睛咕咕地冒水，快被闹钟螃蟹的腥味熏成了一个涌泉了，但他仍然坚持提着被子，仿佛执行着闹钟螃蟹的命令。不一会儿，闹钟螃蟹唉哟唉哟地叫起来，抓住被子，使劲地摇晃着。

闹钟螃蟹在干什么？闹钟螃蟹在拔他的断腿，他的断腿陷进被子的一个窟窿里了。

不知是度格马变小了，还是闹钟螃蟹变大了，也许是被闹钟螃蟹用劲时发出的气味熏昏了头吧，度格马觉得闹钟螃蟹拔出的断腿特别大，连陈旧的伤痕都看得清清楚楚，连伤疤上沙粒的不同颜色都看得清清楚楚。原来闹钟螃蟹的腿早就断了！闹钟螃蟹有一条假腿！

度格马丢下被子，尽量忍住笑，不让身子倒下去。但是，他忍不住。真是不可思议呀，闹钟螃蟹竟然有一条假腿！为什么他一直没有发现呢？不过第一次见闹钟螃蟹，就看见闹钟螃蟹走路不稳当了。度格马笑自己这么长的时间，没有发现一只跟他同床睡觉的是断腿螃蟹！度格马摇着身子，差一点笑昏过去。

闹钟螃蟹举着假腿，扯着度格马的脚：“笑吧，笑吧，把它接在你的胳膊上！”闹钟螃蟹用断腿戳了戳度格马的肩膀，戳得度格马丢掉被子跳起来。闹钟螃蟹笑得翻了一个身，手和脚向着半空乱踢。闹钟螃蟹笑了好一阵，才翻转身子，向度格马摇摇假腿，让度格马帮他安装上。

度格马把自己缩得很小很小，小到跟闹钟螃蟹差不多，蹲到闹钟螃蟹前。这样，度格马的唾沫就能准确地落到闹钟



螃蟹的断腿处了。度格马刚刚碰到闹钟螃蟹的假腿，浑身就抖起来，好似被电击中了。是不是闹钟螃蟹的假腿太硬，太冷？度格马又试了两次，还是一碰到就发抖。度格马不敢再碰闹钟螃蟹的假腿了。他对闹钟螃蟹说，他帮不了什么忙，闹钟螃蟹得自己想办法。

闹钟螃蟹不愿意，又举起假腿要搔度格马。度格马跳到一边，使劲地摇头，说他真的帮不了什么忙。

“那我就自己来了。”闹钟螃蟹哼哼着，抬起头，对度格马鼓了鼓本来就突出的眼珠子，然后闭上了。闹钟螃蟹撅起屁股，翻动着假腿，让飞转起来的假腿更有力量，像插一根针似的，猛地戳进自己的屁股。

度格马差一点叫出声来，仿佛假腿戳到他的身上。他吃惊地看着闹钟螃蟹握着假脚，摇动着，好似要把假腿钻得更深，更牢，好似闹钟螃蟹的手一松开，假腿就要掉出来。度格马忍不住趴在地上，嘴巴凑在闹钟螃蟹的假腿上。但是，还没有等他制造出唾沫来，闹钟螃蟹已经固定好了假腿。闹钟螃蟹伸了伸那只假腿，确信不会掉下来后，才睁开了眼睛。

就在这一刻，闹钟螃蟹尖叫起来。闹钟螃蟹的眼珠子变得那么大，那么亮，好似一面镜子。

度格马看着这面镜子，跟着尖叫起来。

二

度格马和闹钟螃蟹的尖叫声，肯定超过了 200下。因为叫喊的时候，度格马朝海水房子外看了好几次。度格马试图证明螃蟹眼睛上的印象不是自己。一团粉红色的雾气难道是



怨



他度格马吗？

但是，这团粉红色雾气不是他度格马，又可能是谁呢？度格马完全糊涂了。度格马动一下，粉红色的雾气也动一下，度格马不动了，粉红色的雾气也停止不动了。

一个精灵怎么可能成为粉红色的雾气？难道是他的一个想法？

人类不知道，精灵也不知道的地方，生活着许多想法，各种形状的，各种颜色的。然而一个想法一旦被精灵拥有，放进了这个精灵的身体里，就只能是精灵的颜色了。度格马居住的临海市的精灵有两种颜色，他们的想法也只有两种颜色：白色的，紫色的。

度格马很小的时候，在他只拥有五六个想法的时候，度格马曾经向往有一个粉红色的想法。那时，度格马还住在临海市鼓楼街十七号里的一户居民房子里。房子里有一对双胞胎，叫乐大双和乐小双，整天穿着粉红色的裙子，蝴蝶似的飞来飞去。她们高兴的时候，粉红色很正常，不高兴的时候，特别是乐小双欺负乐大双，乐大双哭起来，乐小双为了保护自己，也跟着哭起来的时候，粉红色就像被她们的泪水冲淡了，冲掉了，她们的裙子变得像从泥缸里捞起来的一样。

度格马忍不住又看了看闹钟螃蟹的眼睛。闹钟螃蟹眼睛里印出的还是一团粉红色的雾状体：没有脑袋，没有身子，没有手和脚。

度格马完全昏了头，从自己的脚开始搜索想法。过去的，未来的，天生的，学习的，自己的，其他人的，表面的，深层的……不可能，不可能。的确，的确。度格马摇摇头，又点点头。度格马怎么可能有粉红色的想法呢？度格马



搜索完了全身，肯定自己从来没有过粉红色的想法。

度格马突然想到了死亡。一个精灵变化身体时总是充满着危险。变大时，无论是变大身体的某个部分，还是整个身体，超过了他的能力，他就死了。一个紫色的精灵的极限是多大呢？简单的读出数是 30 料，换算成时髦的单位公尺，是 97 公尺。白色的精灵变化的最大直径是 15 料。至于变小嘛，虽然超过极限不会死，那也够可怕的。因为昏昏然睡几个月，醒来后还不知道想法跑掉多少哩！

度格马更加慌乱了，以为自己什么时候变大后，忘记变回正常的模样了。他想也没有想，就往小里变。他刚一吸气，就闻到了闹钟螃蟹的腥味。幸好他只吞了一小口，才没有超过变小的极限，昏睡过去。但是，度格马本来就变得跟闹钟螃蟹差不多小了，再这么一变小，也快到极限了，“咚”地一声倒在地上。

这一下，度格马清醒了。粉红色的雾气跟死亡有什么关系呢？一个精灵变得再大，超过 30 料的极限，也不会是一团雾气呀！度格马可以变得很大很大，因为度格马是一个紫色精灵。度格马也可以变得很小很小，也因为度格马是一个紫色精灵。无论变大变小，一个精灵既不可能变成一块铁，也不可能变成一团雾。精灵的生，不是一团雾气，精灵的死，也不是一团雾气。

度格马一下子恢复了镇定。表面上他好像成了一团粉红色的雾气，没有了头，没有了脖子，没有了身子，没有了手脚，但是，他开始行动后，就证明自己不可能是一团粉红色的雾气。

果然，很简单，度格马仅仅用了脖子。

度格马变长脖子，把头从粉红色的雾气中顶了出来。他



的脖子好似一个分离器，把粉红色分成了两段，一段在他的头上，一段在他的脖子下面。他成了一个怪模怪样的精灵：头戴一顶粉红色的雾气的帽子，身穿一件粉红色雾气的裙子。

度格马继续变长脖子。他要居高临下看看，粉红色的雾气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度格马的脖子越变越长，越变越细。度格马的脖子像一棵树杆了，把他的脑袋送到海水房子的一个顶上了！度格马的脖子像一根丝线了，绕到他的腰上了！度格马的脖子越拉越长，在房间里绕呀绕呀。度格马的长脖子把粉红色的雾气搅得东一块，西一块，成了一张网。

“停下！停下！”闹钟螃蟹突然叫喊起来，“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我什么也看不见了！”

“你给我住嘴，不要打扰我！”度格马专心做事时，最烦有人在旁边吵吵闹闹。度格马把脑袋送到闹钟螃蟹面前晃了晃，算是对闹钟螃蟹发出了警告。

闹钟螃蟹跟着度格马的脑袋跑。“你的耳朵！你的耳朵！”

真是烦透了！度格马索性把头钻进雾气中，躲开了闹钟螃蟹。度格马想，闹钟螃蟹有再大的本事，也看不到他在粉红色的雾中做什么吧。

度格马在做什么呢？他在粉红色的雾气中寻找他的脑部，他的腹部，他的腿部。他完完全全放心了。他的身子好端端的，只是，只是……

度格马不敢相信，他的身子里好似空空荡荡的，一个想法也看不见了。是眼睛出了毛病吗？度格马闭上眼睛想了想，也许长时间看粉红色，眼睛花了。也许只变大了脖子，没有变大身子，身子显得很很小很小，再加上粉红色的雾……



度格马停止变长脖子，开始变大身子。他憋着不出气的时候，突然觉得一根脚拇趾好似要断了。是闹钟螃蟹！闹钟螃蟹把他的脚拇趾咬住了！

度格马不知道哪一个地方最疼，只觉得闹钟螃蟹好似有上千张嘴巴，快把他的脚拇趾咬下来了。度格马正要弯脖子去看脚拇趾，突然不动了。他对着一面海水墙。他从墙上看见了自己的耳朵。一股一股的粉红色的雾气从他的左边耳朵里冒出来。一会儿浓，一会儿淡。浓的时候，发出“咚咚”的报鸣声，淡的时候，像鱼儿吐水泡。东一块，西一块的粉红色的雾气，很快连成了一片，不断地往上升着，像一团粉红色的浓雾，高高地盘踞在他的头上。

度格马一动不动，愣了一阵子，高兴地扭起脖子，甩起头。度格马知道粉红色的雾气是什么了，是一个想法！

度格马忘记了脚痛，高兴得一头撞在闹钟螃蟹的背上。度格马爬起来，忘记了自己的长脖子，他甩着长脖子，在房子里跳来跳去：“我快有一个新想法了！我快有一个新想法了！”

精灵们寻找想法，大多数的时候费心费力，有的时候，想法却从天而降。有一次，度格马就得到了这样一个想法：把树叶收集起来，变成仿古的项链，卖给来临海市看海的旅游者。当时，他正在沙滩上开开心心地假装追一个白色精灵。那个白色精灵以为度格马要抢他的想法，拼命地跑，跳进了海中。度格马站在海边，大声叫那个白色精灵别跑了，他愿意分给他一个想法，不要任何报酬。那个白色的精灵以为度格马正在想办法拖延时间，跑得更快了。度格马倒在沙滩上笑呀，笑呀。突然，他感到一个想法突然钻进了他的嘴巴里。他吃了一惊，回头看时，那个想法已经钻进了他的肚



子中。他的肚子咕隆咕隆响了好一阵，安静下来。后来，度格马把这个想法送给了他的朋友，白色精灵“英扑提”。

度格马一切都忘记问了：粉红色的烟气是什么时候钻到他耳朵里的？为什么又跑了出来？

度格马只顾高兴，跳了一阵，拍了拍耳朵说：“好了，我可不想让你都跑了。我还不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哩！不过，把你这个粉红色变成我的颜色，要花费一些时间了。”

粉红色的雾气好似听了指挥，停住不往外冒了。可是，还没有等度格马把手拿开，雾气就像炮弹，一股接一股地往外射。

“你想跑？你已经进入了我的耳朵，还跑得掉吗？”度格马死死地堵住耳朵洞，又把长长的脖子盘圈起来，像一个密不透风的盖子，盖在耳朵上。

粉红色的雾气没有任何阻拦，照样往外跑。度格马变长脚，变长手，变长肚皮，去抓粉红色的雾气。粉红色的雾气呢？好似永远比度格马的变化快一点。度格马的脚刚够着一团粉红色的雾气，那团雾气突然被另外一块雾气吸了过去，变成一团更大的粉红色的雾气。

“快给我回到耳朵里去！”度格马生气了。

粉红色的雾气继续飘着。

“我从来不跟谁开玩笑。我要把你吸进肚子里！”度格马发火了。

“为何不试试？”粉红色的雾气说话了。这是个尖尖的声音。

“你在哪儿？”度格马满屋子寻找这个尖尖的声音。

“我是一个想法。我叫乔乎。”

